

詩是什麼

在門



詩 是 什 麼

亦 門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四 • 上 海

一般文藝
詩 是 什 麼

著 者 亦 門

*

新文藝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八三號)

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總經售

新華印刷廠上海廠製版
上海市印刷三廠印刷
治興記裝訂所裝訂

*

書號 (606) [I I 106] 本書 188000 字

一九五四年五月上海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五月上海第一次印刷

本次印數 12000 冊

定價 12,000 元

*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內 容 提 要

這是一個談詩的小冊子：關於詩底形式，提出了節奏、行列、形象、語言等四個問題；關於詩底內容，提出了天才、靈感、感覺、想像、思想、感情、境界、風格等八個問題。

這是詩的基本問題。通過對於這些問題的具體考察和分析，首先，說明了詩的特質到底是什麼？同時，也可以理解詩的方法究竟又是怎麼一回事？

目次

詩的形式·····	一
關於節奏·····	三
關於行列·····	二七
關於形象·····	五七
關於語言·····	六六
詩的內容·····	一〇九
關於天才·····	一二一
關於靈感·····	一二五
關於感覺·····	一三六

關於想像····· 一六三

關於思想····· 一六三

關於感情····· 一六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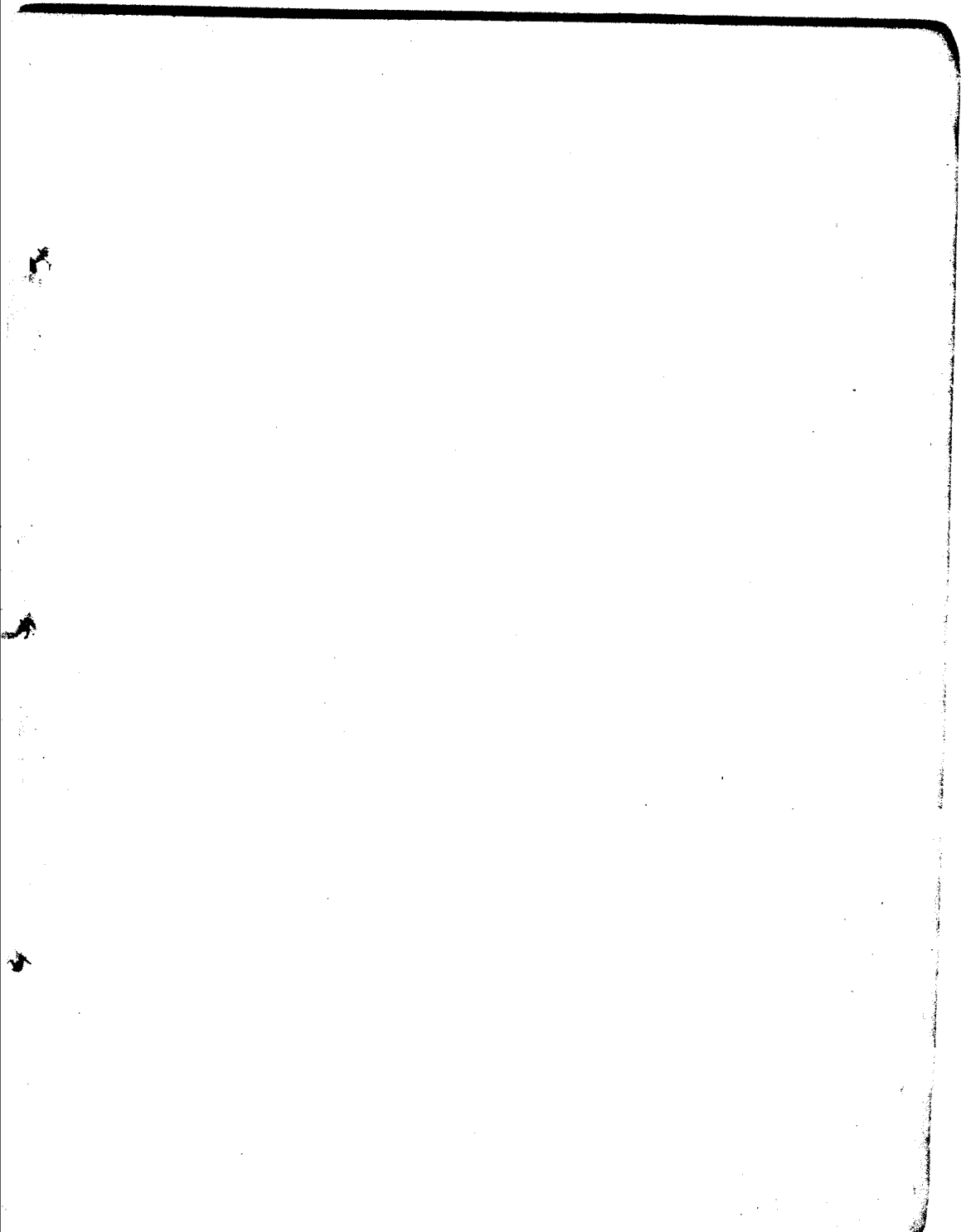
關於境界····· 一六〇

關於風格····· 一六九

補充材料····· 一六九

後記····· 一七五

詩
的
形
式



關於節奏

散文和『韻文』之間，一向有一條人爲的界線，好像兩個國家被一條國境線劃分着。詩，則又是所謂『韻文』中的一種。因此，談到詩，首先就碰到了節奏這一類的問題。

從來，對於節奏的看法，大體上有如下的兩個流派或兩種傾向。一派，看詩的時候，或是祇考察韻的有無以及好壞，或是專門談論和欣賞『音樂的美』，却不問詩底內容究竟怎樣；這是把節奏當做了獨立的東西、外部的東西，所以這是一種技巧論的傾向。一派，以爲詩本身並無目的，並無意義，某種玄妙的音響效果纔是那目的和意義，因爲它把人引渡到一種夢似的境界去，在那裏，人就獲得了一種現實之外的藝術的滿足，或靈魂的陶醉；這是說，詩和現實世界沒有也不應該有任何的關係，而節奏，也就成了麻醉劑或魔術，所以這是一種觀念論的傾向。但不論這個或那個，不論是把它當

做技術處理的過程或是把它當做精神逃亡的手段，總之，節奏是同樣被神秘化了。這就是形式主義的本質。兩者都是這個本質。因為，對於詩，把音響的因素作為那種支配的因素，把音響的效果作為那種逃避的效果，事情總是：把音響的現象，首先就當做了那種神秘的現象的。

這裏，以朱光潛作為例證，是有典型性的。在解放前，他底詩論、文藝心理學等書，『心理的距離』等學說，不但有着廣泛的社會影響，而且也成了『完整的』美學體系的。

關於節奏，第一、他說：「節奏是宇宙中自然現象的一個基本原則。……藝術反照自然，節奏是一切藝術的靈魂。」實質上，這是他把一般的自然現象，來代替一般的社會現象。第二、他說：「人體中各種器官的機能如呼吸、循環等等都是一起一伏地川流不息，自成節奏。」實質上，這是他把生理學（或生物學）代替了社會學。第三、他說：「主觀的節奏的存在證明外物的節奏可以受內在的節奏改變。」實質上，這是他把心理學代替了社會學。於是，第四、他說：「音律是一種製造『距離』的工具。」朱光潛喜歡引用耶茨（W. B. Yeats）。在詩中的象徵主義一文中，耶茨曾經這

樣說：

韻律底目的，在延長凝神觀照的時間，這個時間我們是睡着而同時又是醒着，那是一段創造的時間，它以一种惑人的單調而使我们靜默，同時又以各種的變化使我们醒着，它把我們放在那個真正出神的狀態當中，在這個狀態當中靈魂就脫離了意志底壓力，而在象徵裏面顯現出來。

這正好適合於朱光潛所主張的『距離的美學』的原則。

這樣，實質上，所謂『距離』，就是使人脫離現實、脫離政治的東西（但從反面看來，那也仍然是一種生活和一種『政治』）。所謂節奏（『音律』，『韻律』），則是神祕主義的東西。

在文藝心理學中，朱光潛又說：

『薄薄淡靄弄野姿，寒綠幽風生短絲』兩句，……也許第一句的輕脆、淡遠的風味是由『薄薄』疊字，首六字全用仄聲，以及『靄』、『野』兩個柔和而響亮的上聲所傳出來的，第二句的紆遲、陰森、幽靜的風味是連用『幽』、『風』、『生』、『絲』四個陰平聲所傳出來的。

朱光潛講聲韻。但首先他自己就弄錯了聲韻，因為『靄』字並非『柔和而響亮

的上聲』，而是一個去聲字。由此可見，這種聲韻，原來就是很靠不住的。

如果脫離了具體的內容，把文字孤立起來，如果又祇剩了一種單純的聲音，那麼，任何的詩的『風味』，怕也很難『傳出來』。因為單純的聲音是抽象的聲音，無意義的聲音。

『放你底狗臭屁』——也是六個仄聲字，『你』和『狗』又同樣是兩個上聲字，但要『傳出來』那『輕脆、淡遠的風味』——却是沒有可能的，好笑的。

以上的例子，它那典型性，是在觀念論和技巧論底美學見解底一致這一點。即觀念論和技巧論，是一個本質底兩個方面。

但節奏，究竟它是什麼呢？究竟它是怎樣來的呢？——

在論藝術中，普列漢諾夫說明了音樂底起源。在非洲黑人那裏，雖然音樂的聽覺還沒有怎樣發達，但他們對於節奏的敏感却使人大為驚異。他告訴我們關於他們的情形說：「水手們合着自己底槳楫底運動而唱歌，挑東西的人一面走一面唱，在家裏的主婦們一面舂一面唱。」凱沙里斯（E. Casalis）對於巴蘇多族（Bassoutos）底一支所提出的報告，也說到了同樣的事情，他說：「這一族底婦女們，兩隻手上戴着一種一

動就響的金屬環子。她們用手推的水車●春麥子的時候，常常聚會在一個地方，而且大家合唱着，那是一種和她們自己的手底整然有序的動作以及從她們所戴的環子所發的有節奏的音響精確地一致的歌曲。同一種族的男子們，當他們鞣皮的時候，也和那一舉一動呼應地發出一種奇怪的聲音，那意義，却是我所不能夠懂得的。」這就是所謂『勞動歌』。這裏則是說，音樂和節奏，完全是社會學的意義的。照普列漢諾夫底見解說，這一切，『是被所與的生產過程底技術的性質和所與的生產技術所規定的。』生產過程就是一個有着嚴密而自然的節奏的過程。而且普列漢諾夫還這樣指出來，這種生產過程底技術的性質，『對於隨伴着勞動的歌謠底內容也有着決定的影響。』●

這，即使在今天，事情底本質也還是如此的。比方，建築工人底打夯歌，伏爾加河的船夫曲，就是鮮明地帶着勞動的印記的現象。那麼，這裏，是勞動，是一種生產活動，社會活動，最初使人感應了節奏，然後產生了音樂。這種音樂和節奏，既然它們是在一種一定的生產過程當中誕生下來，是從一種一定的生產技術下面發展出來，它們就爲了進行勞動，和組織勞動了，或是爲了解放勞動的疲勞，和感激勞動的收穫了。但

在現代社會裏面，由於生產力底高度發展，由於生產關係（人與人的關係）底日甚一日的複雜化，由於上層建築底交互作用和反作用，詩和音樂的現象也就變得並不簡單了，節奏底本質究竟是個什麼東西，究竟是在什麼地方，好像被一層煙霧籠罩着，也就不再容易考察，而且也不可能再以簡單的考察和機械的考察爲滿足了。這在古代社會或未開化的民族，却由於那生產力是在低得多的水平，生產關係還帶着它那樸索性，音樂和節奏底本質，是直接地可以被人們感到和考察到的；但就是這樣，那種原始的宗教儀式之類，也已經開始給與它以自己底神祕的色彩而把它掩蔽起來。那麼，這裏是說，音樂和節奏，在有的場合，固然是和生產過程、生產技術直接結合着，有的場合，它却又從這個生產過程、生產技術分離出去，不是成爲它底象徵，就是好像和它無關。這就增大了我們對於節奏的認識和把握的困難。

但我們知道，就是人底音樂的能力，和音樂的慾望，那也還是一個歷史的產物，一

● 恐爲「小車」之誤。因爲「水車」底動力應該是「水」；而這裏則用「手推」，動力又是人力。不知道原文怎樣。

● 參讀普列漢諾夫：《論藝術》（魯迅譯，全集，卷十七，頁七〇——七三）。

個社會的現象。

所以，把節奏純粹當做心理學的東西、生物學的東西，是把主觀的東西作為客觀的東西底決定因素的事情，是把『社會人』還元為『自然人』的事情。

例如，以呼吸的現象來看，似乎那節奏的現象是自然的現象或生理的現象了，不是別的了。但我們知道，這呼吸的狀態，在散步的時候和強行軍的時候却是不同的，在笑和哭的時候也是不同的。笑和哭，是呼吸底兩種不同的形態——或是所謂『變態』。那麼，人底呼吸，為什麼會從常態轉到『變態』的呢？理由簡單得很。人，當受到外界底一定的刺激，就產生了內部的相應的感應，或是喜悅，或是痛苦，於是使呼吸發生了變化。笑，或哭，是作為一定的刺激所引起的一定的反應的，也就是對於一定的對象、一定的事件、一定的遭遇之類所表現的一定的感情。這是簡單的。但同時也是複雜的。這是被動的。但同時也是主動的。所以，就是以呼吸來看，那節奏，也是變化的，流動的。無論如何，刺激總是一個社會的事物，一個社會的原因。因此，感情的現象，以及隨伴着這感情的現象而來的節奏的現象，也就應該作為社會的現象來作考察。

讓他們，那些年青的白人，年青的黑人，

歌唱着，微笑着行進，

抗擊黃金堆砌的牆垣，

抗擊仇恨的製造者，

抗擊出賣他們鮮血的戰爭販子，

讓他們歌唱，歡笑，勝利。

啊，伐木者，醒來吧！

*

你年青的美國人啊，你不認識他們，他們是

我們土地上的陰險的鬼魅，在他們的

翅膀的陰影下，就是

苦難：

牢獄，

犧牲，死亡，仇恨。南方的國家

因為有煤油和硝石，

所以孕育了妖魔。

在智利，在洛打，在夜間，

絞刑吏的命令送到礦工的

貧困的，潮濕的小屋內。孩子們

醒過來號哭。

成千成萬的人被關在牢獄裏，

在思想。●

*

雞袖裏殘殷色可，盃深旋被香醪湧。繡牀斜凭嬌無那，爛嚼紅絨，笑向檀郎唾。

*

胭脂淚，留人醉，幾時重？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

上面這些例子，兩個採自伐木者，醒來吧！兩個則是李煜底詞——斛珠和烏夜啼底後半闕。這都是我隨便取來的片段。但裏面，由於有着笑或哭的字樣——如果來考察節奏的現象，從而，情緒的現象，却也是同樣可以的。

據說，啼哭，是嬰兒底一種運動，是他底生長所必要的。但在這裏，孩子們，不能夠含着母親底乳頭做夢，而必須在夜間從熟睡中醒過來號哭者，却不是什麼生理的現